

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引领世界公民教育思潮的理路

宋 强

(东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部,长春 130024)

摘要: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逐渐成为被世界广泛接受和认同的理念,而要将这一理念传播和传递下去需要通过教育。当前需要利用西方广泛接受世界公民教育的时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世界公民教育思潮。世界公民教育思潮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内涵上有广泛的契合之处。但世界公民教育思潮某种程度上还是一种由西方主导,附带西方价值观的思潮,其本质特征也呈现矛盾性。需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引领与重构世界公民教育思潮的公民资格观、公民教育观、主导主体、理论基础和思潮版图,使其成为中国融入世界、展现开放包容的思想武器。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公民教育;比较教育;教育思潮;社会思潮

中图分类号:G4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298(2018)03-0028-07

DOI:10.14082/j.cnki.1673-1298.2018.03.003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1]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逐步系统阐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由我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经逐渐成为被世界广泛接受和认同的理念。2017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演讲,受到各方普遍欢迎和高度评价;2017年2月,联合国决议首次写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17年3月,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又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次载入决议,标志着这一理念成为国际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18年3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中国提出的“在人权领域促进合作共赢”决议,呼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目前,“人类命运共同体”包含的主权平等、对话协商、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绿色发展等理念逐渐深入人心,而要将这一理念传播和传承下去需要通过

教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国青年应该通过教育树立世界眼光、增强合作意识,共同开创人类社会美好未来。”^[2]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当前在教育思潮中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最为契合的是世界公民教育思潮。应当利用西方广泛接受世界公民教育的现实,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世界公民教育思潮,使其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有力载体。

一、世界公民教育思潮的内涵

世界公民教育思潮指将各国公民培养为“世界公民”(Global/World Citizenship)的思想潮流。教育目的是培养公民的国际视野,使其担负起作为地球村一分子的公民责任,形成与此有关的知识、能力和价值观,最终共同缔造一个正义、和平、可持续发展的世界;教育内容为和平教育、民主与人权教育、跨文化教育、环境教育等;现实表现为国际组织向世界各国推广的通过学校教育将学生培养为“世界公民”的教育,以及各国开展的“世界公民”相关课程。

马克思指出:“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

收稿日期:2018-03-26

作者简介:宋强(1980—),男,河南人,东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处副研究员,教育学博士,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主要从事比较教育、公民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研究。E-mail:songq830@nenu.edu.cn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实施以育人育才为中心的哲学社会科学整体发展战略研究”(项目编号:16JZD010)研究成果。

想教条似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3]思潮是社会潮流的一部分,思潮主要表现为社会思潮。一个人或多数人的思想如果没有一定群体的同情和支持,就不能传播开来,就终归是思想而不能称之为思潮。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世界公民教育受到国际组织、民族国家有目的、有限制的支持,逐渐形成一种思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4年发布的《世界公民教育:让学习者准备应对21世纪的挑战》指出:“世界公民教育已经成为社会思潮(ethos)的一部分,这种思潮创设的学习环境已经影响到高层管理决策、教师实践、教育机构与社群的关系。”^[4]

二、世界公民教育思潮在我国需要引领

世界公民教育思潮当前在我国形成了一定影响,不可忽视。在学校领域,一些对外合作较多的高校和开设国际课程的中小学明确表示要培养“世界公民”或“全球公民”,并由此提出了相关办学理念、开设了有关课程、开展了各类主题实践活动。在学术领域,公民教育、道德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等相关学科和研究领域的学者对世界公民教育进行了不同角度的研究,提出了融入全球化,适当本土化的建议。在社会领域,一些在国际组织工作的或者为国内外社会公益做出贡献的人士,被誉为或自诩为“世界公民”。“世界公民”某种程度上成为彰显社会地位的公民身份象征,被公众视作一种前卫的公民资质。世界公民教育也伴随着“世界公民”身份的推崇,逐渐成为了一种社会上的教育时尚。

但是,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世界公民教育思潮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一种由西方主导,附带西方价值观的思潮。当前国内外形势错综复杂,不同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社会思潮多元多样多变,必须要警惕境内外敌对势力同我们争夺阵地、争夺青年、争夺人心。由我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全球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在全球的教育领域还未能得到充分延展。我们应当抓住“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世界广泛接受和认同的契机,引领乃至重构世界公民教育思潮,从我国实际出发,坚持实践的观点、历史的观点、辩证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世界公民教育思潮成为中国融入世界、开放包容的思想武器,成为促进全人类共同发展的教育理念。

三、世界公民教育思潮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内涵上有广泛的契合之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继续丰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张,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5]“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继承和弘扬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超越了西方消极意义上的同一个地球、地球村等说法,形成了积极意义上的休戚与共,不仅要在物质层面,还要在制度、精神层面上求同存异、聚同化异,达到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境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的主权平等、对话协商、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绿色发展有着深厚的内涵,是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中国方略。

虽然作为一种教育思潮,世界公民教育思潮的内涵与外延相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其局限性,但由于该思潮具有教育学、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等多重视野,在内涵上可以找到其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契合之处,两者的交叉点也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重构世界公民教育思潮的前提和基础。

(一)“主权平等”理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张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世界公民教育思潮推崇由“主权平等”到“天下大同”,将新共和主义与世界主义相结合,不断探索成立世界政府与世界联邦的可能。但因为世界政府与世界联邦遥不可及,该思潮承认:当前世界公民教育的主要载体和实施主体还是国际组织与民族国家,虽然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传统的国家主权,但主权国家的政府过去是全球治理的主角,将来也仍将是全球治理的主角。小约瑟夫·奈(Joseph S. Nye)、戴维·韦尔奇(David A. Welch)指出:“由于国家之上没有更高的权威,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间存在着法律、政治和社会上的重大区别。国际法是分散的、不完整的,建立在有时比较模糊的基础之上,也不存在日常的执法机制。”^[6]与世界公民教育思潮被动承认“主权平等”理念不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权平等”内涵得到了世界乃至西方的认可。“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罗斯·特里尔(Ross Terrill)主编的《习近平复兴中国》一书中写道,习近平强调的这种‘商量

着办’,与过去西方国际政治学宣扬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秩序、日不落帝国安排、雅尔塔秩序以及所谓的‘华盛顿共识’显然大异其趣。”^[7]

(二)“对话协商”理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对话协商,致力于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世界公民教育思潮认为,无论一个国家的实力有多强,也都无法单枪匹马地解决全球化问题。人类迫切需要“全球治理”,而全球治理需要建立与全球化相一致的文化和教育,在全球教育治理中应当发挥世界公民教育的作用。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的赫伯特(Yvonne hébert)教授建议:“未来的工作中需要在各国和国际论坛上将教育者、学者、政治家和有志于此的公民聚集起来,通过在线形式或面对面形式发展对多元文化主义、公民参与的共同理解。通过批判与比较的视野进行的研究,可以支持以上对话。通过提供辩论和反思的场所,促进人们关注国际教育、和平教育和公民教育。”^[8] 网络指导手册 *wikihow* 聚焦不同国家以及公民之间的对话协商,列出了怎样成为世界公民的步骤和细则:“理解世界不局限于你家乡所在的村庄、城镇、州、国家,包括向其它国家和文化学习;对国际新闻感兴趣;对生活充满兴趣,为其他国家的人民和文化而奋斗并发现能帮助的方式,参与全球讨论;反对各种形式的排外和不宽容;成为主动的和有贡献的世界公民。”^[9]

(三)“合作共赢”理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是中国在深刻把握时代潮流与历史大势的基础上,呈现给世界独具东方智慧的解决方案。世界公民教育思潮始终倡导国际合作和理解,承认合作共赢的重要性。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科根教授的研究小组通过调研得出培养学生形成理解和合作观念的必要性:“在意识、内心和行动上,作为公民,我们必须增强批判和系统思考的能力、对文化差异问题理解和灵敏的能力、用负责、合作和非暴力的技能来解决冲突和问题的能力。多维度公民资格需要我们为学生提供一个审慎和深思的框架,为学生提供跨越地理或文化边界的技能。为此,国际理解和合作的教育观念应当发展和扩展。”^[10] 英国利兹大学奥德丽·奥斯勒(Audrey Osler)指出:“世界公民教育作为一项理论建构,针对从国家到世界所有维度的公民资格,被重构来使青年认识到共同

人性(common humanity),认识到从国家到世界都应与他人团结合作、包容和尊重价值多元。首先需要建构国家公民教育的概念来适应当前的国家公民资格和全球共同体。”^[11]

(四)“交流互鉴”理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秉持文明是多彩的、文明是平等的、文明是包容的原则,致力于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世界公民教育思潮主张教育学生学会关心全球事务、尊重理解别国文化,与他人和谐共同生活。形成“求同存异、交流互鉴、共同进步,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意识。作为世界公民教育的主要倡导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5年发布的《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研究报告就指出:“关于公民素质问题,国家教育系统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塑造身份,以及在相互联系日益紧密和彼此依存日益加深的世界中如何形成对于他人的责任意识和责任感。”^[12] 国际文凭组织发布了拥有国际思维的年轻人应该具有的特征:“他们勇于接受不同人、不同文化所处的不同视角,所提倡的不同价值,所拥有的不同传统。”^[13] 英国牛津布鲁克斯大学学者黑格(Martin Haigh)认为世界公民应当“学会共同生活”(learning to live together),即“对整个人类有着自我认同,而不是仅仅认同一些种族或家族集团。这蕴含着发展相互理解和情感智能——移情能力与同情心,并跨越文化边界积极地相互影响”^[14]。

(五)“绿色发展”理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针对未来持久发展,倡导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世界公民教育是一种危机逼迫型思潮,认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中,人类有共同的自然资源,譬如海洋、空气、臭氧层”^[15]。而以上这些全球公共资源由于战争、国家利益纷争等原因,随时有可能被破坏、消耗。在全球性危机中,思想者寻找着能反映全球利益、诉求和福祉的理论,并在危机中寻求重大的变革,世界公民教育便在这样的危机逼迫下应运兴起。罗马俱乐部、世界未来协会等世界公民教育的倡导者,其主旨目标都指向绿色发展。世界未来协会(the World Future Council)指出,“影响后代的罪行包括:导致长期严重广泛的自然环境破坏、威胁人类健康、破坏生态系统和物种的行动。破坏地球要受到法律的惩罚”^[16]。

四、需要认识和把握世界公民教育思潮本质特征的矛盾性

世界公民教育思潮的思想主要来源于国际组织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政策文件、课程体系、教学实践,但其在推行和对外传播过程中已经超出了主要发达国家借此向外推行价值观的设想,受到人类主义、国际主义、世界主义等思想的不断冲击,理论上需要由“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进行引领,因此应当客观地认识世界公民教育思潮本质特征的矛盾性。

(一)思潮主观着眼意识形态全球化,客观促进全球理解

从思潮的意识形态来看,其主观着眼意识形态全球化,客观促进全球理解。世界公民教育思潮不是一种简单的西方思潮,而是一个矛盾体,伴随着对全球化带来的教育问题思考,兴起于西方,裹挟着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愿望和西方文明、价值观、文化的内容。但是,这一思潮传播开来后却在世界各国淡化了意识形态、文明和文化的冲突,得到了全球范围的广泛认同。因此,如果将世界公民教育思潮比做西方社会的缩影,便未免太过狭隘。世界公民教育思潮实际体现了全球社会的发展状况,促进了全球理解、合作、共生,是一种可以本土化的思潮。

(二)思潮的目的与效果存在着主客观不统一的悖论

从思潮的目的与效果来看,存在着主客观不统一的悖论。第一个悖论是:世界公民教育主观为世界和全人类服务,客观上却不一定得到所有国家和公民的认可。即使是在英国和美国这样世界公民教育思潮的兴起国家,当世界研究课程在两国学校得到蓬勃发展时,却也出现了对世界公民教育不认可的情况。第二个悖论是:世界公民教育主观着眼西方价值观全球化,客观上却促进了国际理解和合作共生。联合国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就标志着人权思想的世界性意义。其中的“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等思想就肇源于西方的民主思想,但是对于人权思想不是要通过批判西方而将其放弃,而是要通过世界人民的共同努力将其发扬、完善和实践。英国布莱顿大学的德里克·希特(Derek Heater)教授指出:“个体可以同时具有多元认同,把自己看作一个世界主义者、一个爱国公民、一个民族中的一员,这既不会产生内心矛盾感也不

需要将不同认同紧密结合。民族与世界主义的观念也可以和谐相处,因为人类语言和文化的分殊并不必然导致深刻的敌意,仅仅是不同民族‘精神’的表达而已。”^[17]第三个悖论是:世界公民教育主观强调课程内容标准化与普世化,客观却受到不同国家、教育机构、教师的多元阐释甚至质疑。斯维尼娅斯基(Louise Swiniarski)指出:“全球的发展并没有在课程中充分体现,两者一直缺乏内在一致性和组织性。可以说整个西方高教体系疏忽了教师教育的全球视野。”^[18]

(三)思潮呈现局部主动,整体被动的态势

从思潮的传播主动性来看,呈现一种局部主动,整体被动的态势。当今世界,不论种族、信仰、文化和贫富程度,每一个国家公民对于世界的和平、全球的理解、关心、包容都有自己美好的愿景。但是,这一社会心理是潜在的,除了国际组织、一些国家的部分地区局部主动推行世界公民教育,大多数国家的公民需要通过国际组织和国家、教育机构与学者的倡导与实践才能激发,被促使能够思考和践行自己作为地球村的一分子所应履行的义务。“社会心理需要特定的思想理论引导,并对其进行一定的理论概括,而特定的思想理论也会受到社会心理的激发和制约,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便形成了思想的浪潮。”^[19]“资本的全球化把不同的文明拉到一起。文明是被动地接受这个现实。而不是主动地相互联系。”^[20]“把地理学意义上的‘全球’以政治的方式组织成一个‘世界’应该是人民的最好选择。但是目前人们还缺乏关于世界的理念,甚至缺乏关于政治世界的自觉的世界意识。”^[21]因此,世界公民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被动的思潮。

五、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世界公民教育思潮的方式

通过分析可知,新时代我们必须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世界公民教育思潮,以适应世界各国人民的需要,推动中国和平崛起和世界各国交流、合作、发展。思潮既是无形的也是有形的。思潮“无形”是指其关乎人的精神层面,思潮“有形”是指其存在于各类政策和文献中,体现在各类学校教育和教学内容中,因此可以被引领乃至重构,并且具备构建的着力点。引领重构世界公民教育思潮应聚焦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引领思潮的公民资格观

“世界公民”资格主要是国际组织和民族国家在道德上赋予的。对大多数国家公民来说，“世界公民”资格既是现实的，需要承担全球责任；又是虚无的，因为并无法律上的认定与资质。全球化带来了国家认同与世界认同的矛盾，在世界公民教育思潮的效果和合理性问题不断遭受质疑的同时，该思潮试图建立多元的公民认同来分析和调和“世界认同”与“国家认同”。英国苏赛克斯大学的加文塔(John Gaventa)教授指出，“在我们关注多层和多极全球权威的同时，还创造了新的多层和多维的公民认同。当其他人用国家认同作为加强轴来进行更大的排外、削弱已呈碎片形式的公民表现时，这一创造在某种情况下为兼容各类公民的声音创造了新的可能性”^[22]。但这并不是有效的解决办法。在国家认同与世界认同的优先权问题上，应当秉持主权平等、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立足国家认同的基础上体现世界认同，否则便会陷入无根的世界主义和普世价值的陷阱。

(二)引领思潮的公民教育观

世界公民教育思潮倡导两种公民教育观：一是立于全球角度培养世界公民，着眼于主动参与全球事务的教育。但在推行过程中受到民族国家的制约。二是兼顾国家与全球培养世界公民，着眼于培养忠于国家和全球伦理的公民，但尚未有一个共同体或教育机构能够做到培养既忠于国家又遵循全球伦理的完美公民，因为有时遵循全球伦理是违背国家利益的。

因此，需要建构第三种公民教育观，即立于国家角度培养世界公民。目标是培养具备国际视野的国家公民，着眼于通晓世界知识的教育。培养良好的“国家公民”是开展世界公民教育的前提，公民教育应当遵循国家认同到世界认同的逻辑顺序，否则受教育者就会由维护全球共同利益的“世界公民”高度堕落到无依托的流浪者，甚至是极端主义者和分裂主义者。正如我国学者朱小蔓教授所说：“虽然中西均存在公民教育立场的变化，但强调公民对国家或社会共同体认同的培养却是基本共识。”^[23]

(三)引领思潮的主导主体

一方面，应当牢牢把握世界公民教育思潮在我国传播的主导权。我国应注重加强社会主义公民教育，巩固和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培养具有强

烈的民族自豪感、坚守中华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国家公民。同时，面对瞬息万变的世界格局，我们需要重视世界公民教育思想研究，主动把握全球教育治理的新观念和新动态。最终培养出既具备强烈全球责任意识又坚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满怀人类理想追求“天下大同”，又脚踏实地秉承“和而不同”的“世界公民”。

另一方面，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基准，争夺世界公民教育思潮在国际传播的主导权。要扭转以往单向的由国际组织、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输出“世界公民”价值观的倾向。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应当利用好联合国和国际组织的平台辐射功能，快速融入世界经济全球化、通过“一带一路”战略带动沿线国家教育、文化和经济发展以及互联互通，主导建立尊重各国主权利益平等、文明多样性和文化多元性的，和而不同的“世界公民”价值观。

(四)引领重构思潮的理论基础

全球化、世界主义、人类主义等理论构成了思潮的主要理论基础，尽管这些理论对我国都有可供借鉴之处，但当前主要还是体现了以西方为主导的价值观。如果说在改革开放之初，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那样，“中国作为世界公民还不够格，中国与先进发达国家比，落后半个世纪”^[24]，到了今天，中国已经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可以逐步引领并重构思潮的理论基础了，可探索从两方面着手。

一是引入马克思的世界公民观。马克思关于“世界公民”的基本思想是：“个人成为世界公民与实现共产主义，两者是互为前提的：只有最大程度地跨入世界历史领域，个人才能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也只有真正实现了共产主义，才最终意味着一切民族和地域的局限都被打破，个人才真正成为具备共产主义素质的世界公民。”^[25]

二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体系。应当集中研究不同文明国家在基于国家认同的基础上，如何在全球化带来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趋势下培养公民的世界认同，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意味着助推一场理念的、价值的、思维的革命，即从现实主义转向世界主义，从国家中心转向人类中心，从而寻求一种新的平衡，即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中国高扬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为在曲折中推进国际关系理念的世界主

义转型,带来了新的希望。”^[26]

(五)引领重构中国引领下的思潮版图

世界公民教育思潮现有的版图是:在发达国家是大型思潮,在发展中国家是中小型思潮,主要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着持续单向性的输出。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思潮版图应在中国的引领下重构,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导的新版图。中国的和平崛起会经历一个从拒绝全球化到融入全球化、推进全球化,最后引领全球化的过程。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应当牵头为世界经济增长、文明互鉴和全球教育治理提供更多系统的有价值的建议和方案。这些成果将有助于克服“去全球化”“反全球化”“逆全球化”对世界公民教育的消极影响,促进国家之间的理解,推动建立国际秩序新格局,最终实现整个人类社会的公正、公平。

在新的历史时期,世界公民教育思潮应当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基本价值取向,坚持交流互鉴,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教育和文化交流,推动人类文明永续发展。在教育教学上,我国要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全面融入各级各类教育之中,培养既具备强烈全球责任意识又坚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满怀人类理想追求“天下大同”,又脚踏实地秉承“和而不同”的“世界公民”;在国际事务上,我国应参与并带动全球教育治理,推动各国教育交流,不断挖掘潜力、提高水平,使得教育领域合作成为中外人文交流的先行者;在学术研究上尤其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上,应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要聚焦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推出并牵头组织研究项目,增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影响力”^[27]的要求,对世界公民教育思潮的新思想、新动态进行研究,同时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基础的世界公民教育理论。通过以上努力,逐步从被动迎合西方话语体系到在交流互鉴中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在全球化的语境中讲好中国故事,最终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走出去”,让世界知道“发展中的中国”“开放中的中国”“为人类文明做贡献的中国”。

参 考 文 献:

- [1]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

- 大会上的报告[N]. 人民日报,2017-10-28(1-5).
[2] 习近平. 致首届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开学典礼的贺信[N]. 人民日报,2016-09-11(1).
[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7.
[4] UNESCO. Global Citizenship Education: Preparing learners for the challenges of the 21st century[R]. Paris, 2014.
[5] 习近平.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EB/OL].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2/30/c_1117631083.htm, 2015-12-30.
[6] 小约瑟夫·奈·戴维·韦尔奇. 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 第9版[M]. 张小明,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5.
[7] 吴绮敏,等. 让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照亮未来——写在习近平主席二〇一七年首次出访之际[N]. 人民日报, 2017-01-15(01).
[8] YVONNE HÉBERT. Politics, Citizenship Education Policy in Twelve Countries and Cosmopolitanism [Z]. Alan Reid, Globalization, the Nation-state and the Citizen: Dilemmas and Directions for Civics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M]. Oxon: Routledge, 2010:230-239.
[9] How to Be a World Citizen[EB/OB]. <http://www.wikihow.com/Be-a-World-Citizen>. 2015-04-02.
[10] JOHN J. COGAN, RAY DERRICOTT. Citizenship for the 21st Century: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on Education[M]. London: Kogan Page Limited, 1998:118-123.
[11] AUDREY OSLER. Citizenship and the Nation-state: Affinity, Identity and Belonging [Z]. Alan Reid. Globalization, the nation-state and the citizen: dilemmas and directions for civics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 [M]. Oxon: Routledge, 2010:221.
[12] UNESCO. Rethinking Education: Towards a global common good? [EB/OL]. <http://www.unescocat.org/en/rethinking-education-towards-a-global-common-good>. 2015-07-15.
[13] GEORGE WALKER. Educating the global citizen[M]. Suffolk: John Catt Educational Ltd, 2006:93.
[14] MARTIN HAIGH. From Internationalisation to Education for Global Citizenship: a Multi-Layered History [J]. Higher Education Quarterly, 2014, 68(1): 6-27.
[15] I. KAUL. Governing Global Goods in Multi-actor World: The Role of the United Nations[Z]. R. Thakur, E. Newman. New Perspectives: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and Governance[M]. Tokyo: UN University

- Press, 2000:300.
- [16] JAMES R. MANCHAM. Seychelles global citizen: The autobiography of the founding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Seychelles [M]. St. Paul: Paragon House, 2009:237-238.
- [17] DEREK HEATER. What is Citizenship [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9:96.
- [18] LOUISE SWINIARSKI, MARY LOU BREITHORDE AND MURPHY M. Educating the Global Village: An Inclusive View of the Child in the World [M]. Columbus: Prentice Hall-Merrill, 1999:5.
- [19] 吴仁华. 社会思潮十讲——青年师生读本 [M].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4:2-3.
- [20] 赵可金. 全球公民社会与民族国家 [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8:15-19.
- [21] 赵汀阳. 天下体系: 世界制度哲学导论 [M]. 北京: 中国
- 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75.
- [22] JOHN GAVENTA. Globalizing Citizens: New dynamics of inclusion and exclusion [M]. London: Zed books, 2010:4-5.
- [23] 朱小蔓, 冯秀军. 中国公民教育观发展脉络探析 [J]. 教育研究, 2006(12):3-11.
- [24] 曾宪东. 愚昧型贫困论——中国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原因及治理办法之考察研究 [J]. 社会科学家, 1988(6): 23-25.
- [25] 朱志萍. 从马克思的“世界公民”到邓小平的“四有新人”——读《德意志意识形态》 [J]. 重庆邮电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2(2):39-41.
- [26] 蔡拓.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新问题与新关切 [J]. 学术界, 2016(9):5-14.
- [27] 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 2016-5-19(03).

A Discussion of the Concept of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Guiding the World Citizenship Education Ethos in the New Era

SONG Qiang

(Faculty of Marxism,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Abstract: In the new era, the concept of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has gradually been widely accepted and recognized by the world, and it is necessary to spread and pass this concept by means of education. It is of significance to seize the opportunity of world citizenship education, which is widely accepted in the west, and guide the World Citizenship Education Ethos by the concept of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In terms of connotation, the World Citizenship Education Ethos corresponds with the concept of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However, the World Citizenship Education Ethos, to some extent, is still Western-oriented and attached with Western values. Its essential features are also presented with conflict.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it is of necessity to guide and reconstruct the concept of citizenship, the concept of citizenship education, the dominant party,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the thought domain of the World Citizenship Education Ethos using the concept of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and empower it to become an ideological weapon helping China to integrate into world and exhibit its open-mindedness and inclusiveness.

Key words: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world citizenship education; comparative education; education ethos; social ethos

(责任编辑 李 涛)